

短篇写作在百舸争流中挑战高难度

■本报记者 王雪琪

近日,《收获》揭晓了2023收获文学榜榜单,《作家》揭晓了第九届金短篇小说奖,中国作协网2023优选中短篇小说榜单出炉,邱华栋、何平主编了《2023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》选本,陈涛主编了《未来之路:2023中国短篇小说精选》。当前短篇小说创作呈现百舸争流、百花齐放的创作态势,但也有部分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写作越长,缺乏叙述的节制力。

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自占据小说体裁的两端,如果说长篇是文学之“重器”,那么短篇是文学之“轻骑兵”,长篇挑战着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时间,短篇挑战着作家的写作天赋,以有限的篇幅敏锐地捕捉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而鲜活的生活,以特别的视角勘察人性的不同面相,回应我们不停前行的各种考验,追寻文学温润人心的恒常之美。

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何越写越长?

“目前短篇小说的形态非常丰富,邓一光、李锐、东西、张楚、弋舟、钟求是等各个年龄阶段的作家,黎紫书、张惠雯等海外作家,各种风格类型的作品百花齐放,特别是80后、90后青年作家的崛起,他们短篇小说的创作十分活跃,个体实力也不容小觑。”创设于2016年的收获文学榜是涵盖虚构与非虚构作品、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综合性文学榜单,最近完成收获文学榜评审工作的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向记者表示,看到青年作家短篇创作的能力,感觉“很欣慰”。

从收获文学榜的上榜短篇看,投射出作家们回应时代、不甘平庸的探索精神,也为划定当下文学的前沿勾勒出扎实的痕迹。收获文学榜评委、《作家》主编宗仁发向记者概述了他印象深刻的上榜作品:“索南才让的《午夜的海晏县大街》赋予人物活动氛围的营造能力可以说是出神入化。牛健哲的《音声轶话》是十分有冲击力的短篇,作家突破了先锋和写实的藩篱,游刃有余地切入人们的精神窘境,且小说语言机趣充盈。赵挺的《热带刺客》另辟蹊径,把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以破解,并使游戏和真实构成对峙与抵消。”

“一匹马是在牧场上吃草还是在赛道上奔驰,一个人是单纯按自己心意生活还是顺从世俗的潮流,不羁的少年骑手该如何与警察姐姐相处?”索南才让的《午夜的海晏县大街》荣获2023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首,评委刘大先十分赞赏他在琐



碎平实的日常书写中萃取诗意瞬间的能力,就像从米谷和清泉中酿出味道绵软而后劲浑厚的酒。

邓一光的《华强北往事》呈现纷至沓来的信息之流如同深圳特区风驰电掣般的历史演进,从军工改制到国企转型,从生猛创客到剽悍极客,从泛滥的山寨到原创的召唤……评委刘大先指出:小说在极短的篇幅中展现了一幅微小而磅礴的经济嬗变史。东西的《天空划过一道白线》生动饱满而又蕴含哲思,很受评委徐坤的青睐,小说叙写了三位亲人间的相互寻找和等待,如同一种“哲学”,等待的真谛恰如天空划过的那道白线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

“短篇小说的题材应该是最自由,但短篇小说不是社会新闻肤浅的简写本,短篇小说讲究叙事的轨迹和停顿、速度和力道、起跳和落地、姿势和身段,对技能和技巧的要求很高。”评论家何平在分析了短篇小说的特点后,坦言不少短篇小说在文体上还是不达标,也是在此意义上,双雪涛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值得注意。他的《香山来客》包容并且提供给解读者的丰富;少年友情及自故乡到北京北京的“远征”,在传媒中犹有余温的东北往事,京漂和导演发迹及其心理,罪案调查与复仇等等。双雪涛代表着年轻作家中最出色的文体技能和技术。

东西、邓一光等表现出成熟作家的创造力,双雪涛、索南才让是80后青年作家中的实力派,还有从大学创意写作中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作家正在崭露头角,何平认为,“北师大的焦典、叶昕雨,武大的陈小手等,复旦的史明琦,在这一年有不俗的表现,但是创意写作产业化生产的创意

和文学表达的个人创造并不能等同。创意写作的路径依赖已经引起一些批评家的注意,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大量出版,数量上攒够一本,质量却参差不齐。”

短篇写作的难度系数很高,作家要尽可能在短篇幅里容纳丰富的内容、深厚的思想、艺术的感受,需要技巧和天赋,智慧地寻找角度和结构方式,还要以精湛和准确的语言来刻画人物,完成小说。程永新对短篇创作的难度、态势与质量的评述与分析可谓切中肯綮,“一方面各大文学刊物都有短篇小说推出,呈现给读者题材广泛、数量可观的作品,但真正的精品不是想象的那么多,年度选本要遴选出优秀作品诚非易事”。宗仁发也直言不讳:“短篇小说创作意味着对作家写作才能有更苛刻的检验,近些年短篇小说越写越长的现象比较普遍,尤其是年轻作家,一个短篇动辄一万七八千字,缺乏叙述的节制力。”

多元叙述模式和题材抵达人性深处

邓一光的《醒来已是正午》、莫言的《小孑孓》、段爱松的《梦里的星河》、崔故的《生枝》、樊健军的《榷印记》……这些短篇共同构筑着2023年的短篇风景。“如果用河流喻指人生,激情澎湃的上游代表着青年,深阔悠远的中段像是中年,而无息远去的下游则更像是老年。每个人的生像一条河流,似乎都可以汇聚成一部长篇小说,而那些不时溅起的浪花可化作一部部短篇作品。”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陈涛对短篇小说的理解饱含着诗意,他在编辑工作中阅读了很多中短篇小说,编选了

《中国短篇小说精选》。

周于扬的《穿过一片玉米地》是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,从罗曼诺夫的童年奇遇出发,以成长史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人的追求和救赎。小说具有多重指向:个人发展、孤独感以及“诗”与“真”的矛盾。收获文学榜评委杨庆祥认为,这些故事素材在很多作品中都曾被书写,但周于扬以出色的叙事能力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故事有机体。

“荆歌将现实投射至天空,又从太空深处放眼地球表面,在打开故事空间的同时,也大大扩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。当意趣和深思结合,这部小说绽放一种迷人的魅惑。”荆歌的短篇《草原星》散发着诗意,领衔第九届金短篇小说奖。小说讲述了几个年轻人相约去草原上看星星的故事,他们隐在迷雾中的人生之路慢慢显现真实的轮廓。“外星人”既是线索也是意象,使小说叙事充满了神秘奇诡的美感。

每年一届的《作家》“金短篇小说奖”主要是评选出在《作家》刊发的优秀短篇小说。宗仁发向记者介绍:评委们在评选时侧重衡量入选的短篇的艺术品质和作家的文体意识。在注重名家力作的同时,也特别关注新人。第九届的获奖作家中,郭爽、草白都是近些年成长特别好的80后作家。

作家王喙峰认为,写作中关注老年人的境况,这是作家的责任。获“金短篇小说奖”的《水生》叙写一位农村老人“移居”城市后的故事,呈现的生死难题直抵人心,他以高超的技法冷静揭开生活的表面,呈现隐秘的痛楚,同时也以绵绵深情对待笔下的人物,忧伤的笔触中蕴含着人与人真情的暖流。

有什么比一个消失的母亲更能象征无法安放的乡愁,又有什么比一个归来的母亲更能隐喻故乡在生命中的力量?朱朝敏在《回到小南浦》中以两位相向而行的母亲形象作为苦难与希望的对比,与小说主线相辅相成,书写了我们对故乡的复杂情感。郭爽的《游百病》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塑造了一对双胞胎兄弟,书写他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中那些被错过的珍贵,展现了作者对短篇的驾驭能力,对世界独特的观察方式。她表明自己的创作体会:“因为编织这个世界,旧问题在我面前崩解,而未来的鼓点渐响,呼唤我接受一个新生的自己。”

短篇小说的写作,作家力求以精短的文字表达充沛而复杂的情感,在精炼又细腻叙述中不断抵达情感的深处,以深切关怀生活现实的故事,激起让人难以忘怀的回味,共赴一场见证人性秘密和人生理想的心灵聚光。

青年写作『求新』难在哪

诞生于上海的26岁新概念作文大赛倡导『新思维、新表达、真体验』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20世纪末,一场作文大赛让一批80后写作者横空出世,迅速走红全国。刚刚过去的周末,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揭晓获奖名单,这也是“新概念”三年线上复赛后首次回归线下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190余位文学新人齐聚上海,参加统一命题、限时三小时的现场创作。走过26年的“新概念”在当下向何处去创新?青年写作“求新”究竟难在哪?

“参赛作文整体来说比较‘乖’,少了那种横空出世的惊艳感。”《萌芽》杂志社副主编桂传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,“新”并不仅仅指天马行空脑洞,或是一味标新立异,而是需要写作者学习从日常中捕捉动人之处。比起规整、小心翼翼的文字,更希望能读到体现“叛逆”“浪漫”一面的作品。“大部分文章容易走向内流,自我审视过多,看外部世界相对少。”他建议青年不妨转向观察他者,在和陌生经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写出有意思的习作;避免陷入单一禁锢的套路里,有时文学需要游离于“常规”的思维逻辑。

过度追求标新立异,容易陷入刻奇陷阱

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8年启动,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等高校和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,发掘了韩寒、张悦然、郭敬明、周嘉宁、七堇年、张怡微等作者。不夸张地说,当年经由“新概念”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,如今已是文学界重要的有生力量,串起半部青春文学史。

在颁奖现场,记者采访了多位获奖得主。来自广东的卢希、江苏的宋乐威、山东的刘齐家,还有浙江的骆泽棋、陈辛儒,因文学结缘,他们兴奋地在展板前合影留念。“新概念”汇聚了天南海北的文学梦,也许他们并不一定以文学写作为专业或未来职业,但在备赛过程中更确证了对写作的这份热爱。

“大型联考我的作文分数并不高,有次60分里只拿了40分。”江西高二学生汪子琳告诉记者,“无论文章写得与坏,写作已经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我需要表达,也喜欢沟通,所以我会写下去。”比起“正确”或“错误”,她更希望自己的文章观点是可靠的、能在生活中践行的。“我不擅长标新立异,过度追求标新立异会丧失很多对世界的感知,看问题的角度会从‘这是不是好的、大家可以受益的’变成‘这是不是新潮的’,容易陷入刻奇的陷阱。”同时,她也记得有位老师这样点评:“你的文字里流动着只属于你自己的情感,所以没有办法改动你这篇文章的结构,改掉了它就不是你的东西了。”她喜欢被这样尊重,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被尊重。

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参加过不少届获奖学生,最早的一批已年过不惑。他认为,“新概念”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,对中学语文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的冲击是相当深刻的。“随着新概念不断自我调整,中学语文教学和新概念当然存在差异,不能以‘新概念’标准考量作文,也不能用作文标准来看‘新概念’。重要的是,有源头活水不断涌现。”他期待,个人写作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拥有更多的良性互动。

前不久,“中文创意写作”正式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。与其纠结中文系是不是培养作家,更多人意识到写作这项技能本身正融入并嫁接到更广泛的人文领域。“中文系、中文系的发展空间变得更大,培养熟练的、有创意的写作者,成为大学使命之一。写作者的类型或作家存在方式也发生变化,文学创作可能依然是金字塔顶端明珠,尤其是非虚构的各种应用场景的写作会越来越有市场需求,其中蕴藏着巨大创造性空间。”倪文尖说。

期待更多写作走出自我,进入时代经验的表达

今年复赛两道题目为《感觉像真的》和《今天网络没信号》,选手可在两题中选择一题进行不限体裁的即时创作,限定字数不超过3200字(含标点)。《萌芽》首次在比赛间隙举行“评委见面会”,主题为“通过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”。两个题目贴近年轻人的成长环境,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反思的题目。两届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、《萌芽》人气作者汪月婷发现,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在改变,“但我希望可以尊重过去的我,尊重当时那个‘为赋新词强说愁’的我,尊重那时候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字。”

大赛评委、作家周嘉宁表示,青年写作者常常被视作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她直言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来,一直会听到这个评价,“现在再看到这样的作品,都会抱着非常珍惜、爱惜的态度,希望这样的写作者、这样的写作不被伤害,以一种最初的形态保存下来。”

尊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还是跳出个体情绪?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叶立文评阅后,总体感觉是:“参赛选手语言功底不错,语感流畅,修辞丰富,有美学上的追求;但另一方面,内容多局限于个人情感体验,现实性和对生活广度的关注仍有待加强。青春文学不应局限在私人感受与言说里,它也可以参与到时代经验的表达中。”

在评委之一、作家路内看来,参赛者不用急着去模仿某种模板或套用某类修辞,“这可能对于十六七岁阅历尚浅的青少年来说,挑战很大,但不妨从现在开始尝试,找到自己的叙事路径和个人风格。”

与时俱进的丰富性是“新概念”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,让许多年轻人嗅到了一种创新写作的气息。比赛的意图并不是做文学上的筛选,更多是给青年提供契机表现自己。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马文运表示,26岁“新概念”能坚持不懈,绝非易事。“奖项的揭晓不只是一个结果,更是年轻人文学旅程的启航,为具备潜力的创作者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。”业内期待,涌现更多富有个性和思考的创作,标识出青春写作的前沿风尚,挖掘中国文学的无限可能。



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日前在上海揭晓,倡导青年学子通过文学写作的新视角理解世界。(杂志方供图)

去上图东馆寻找438条脑洞大开的龙

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438条“想象力爆棚”的龙飞舞盘旋在上海图书馆东馆,这些虚拟神兽的奇妙造型汇聚于昨天开幕的“龙行龘龘”龙生肖艺术大展。作品精选自征集来的七千余件作品,其中70%出于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脑洞大开,80%以上为数字稿。这些或新奇时尚、或古朴传统的龙,围绕着“传统文化的时尚表达”的命题,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迎来神采飞扬的新面孔。

“创”龙高手在回望传统的同时感受时尚

昨天起,读者们发现在上图东馆的大门、多个楼层、展厅、通道等都有着形态各异、妙趣横生的龙——它们都要体现出飞龙在天的艺术高度,要么体现出潜行人海的生活深度。龙,既是神圣、威武、勇猛、

祥瑞的精神图腾,也伴随着活态传承的非遗项目、雕塑摆件、生活物件等深入民间日常……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符号的龙,进入新时代的2024甲辰年呈现出更为时尚的审美特征。本次“龙行龘龘”龙生肖艺术大展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、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、上海图书馆等多方主办。

在这场破次元的美展盛宴上,龙的全新形象突破了人们过往的认识。创作载体不限于油画布、宣纸、雕塑等实体,更有平面设计、动画乃至CG、AIGC等作品。据统计,投稿的“创”龙高手70%以上是年轻人。这些基于非遗元素的“龙形再现”,令人回望传统的同时感受时尚。例如李忠旭的《苗龙再现》,以苗绣的手法展现出既古朴又新潮的龙;谢婷的《青龙苗会长卷》以CG手法呈现出色彩丰富、层次分明,如入风云、气象万千的庙会场景;装置艺术《纤手扬浆,流水华章》则是以非遗项目月份牌

美女为元素,让她们都以划桨的方式“动”起来;马千里(又名:不二马)以年画理念再现了《生龙活虎新门神》,左青龙、右白虎,憨态可掬;非遗项目海派绣球,以100多个绣球连缀而成的“绣球龙”,成为色彩斑斓的一串。

打破次元壁,传统文化的血脉永远年轻

传统文化的血脉,在全年龄艺术家们的身体里流淌。以古代纹样为基本元素的龙的形象,在这里有了更为神采飞扬的表达;以数字化工具作为跨界创作的手法,打破了创作的次元壁。据悉,此次参展作品80%以上是数字稿。

可爱古风,令人忍俊不禁。祁娇娜的《二龙戏珠》画面上,“珠”圆玉润的嫦娥与两条屋檐上的龙一起“斗地主”。当“地主”是嫦娥的时候,两条屋檐上翘首以盼的龙“不抢不输”……在上图

东馆借婴儿车的地方,作者纷纷的一对“亲子龙”贴在观光电梯的玻璃外墙,劝慰读者“龙年也要多读书”,实现了龙与上图东馆的主题融合。上图东馆一楼第一展厅的墙面,顶天立地地刷上了露露的《洛神赋》,既有古色又有新意的“天地”,几乎让读者沉浸在山海云间。

巧心思融入龙形,也颇有趣。同为《二龙戏珠》,张卜兮的创作是两个玻璃杯里的龙状吸管与水泡泡。无独有偶,张培源的《竹节龙》也有着拟物的构思……展览的主旨是吸引年轻观众、亲子家庭,自然邀约了比以往展览更多的年轻艺术家、艺术类高校生、美术造型从业者。相比老一辈艺术家创作的威严雅兼具的龙、相比中生代艺术家创作的力量深厚兼容的龙、年轻一代的龙更加灵动、可爱甚至搞笑、滑稽,他们赋予了龙更为丰富、动人的性格特征。